



五
英
花
令

云中子 著
①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五英花令	(1)
第二章	西席之谜	(2 7)
第三章	神功惊敌	(5 4)
第四章	菊花四娘	(8 1)
第五章	柳林寻芳	(108)
第六章	囚牢艳遇	(136)
第七章	一剑惊魂	(163)
第八章	月夜迷离	(193)
第九章	奇峰陡转	(219)
第十章	生死契约	(246)

第十一章	蛇蝎心肠	(275)
第十二章	迷楼怪老	(302)
第十三章	尔虞我诈	(330)
第十四章	情酬知己	(357)
第十五章	桃花岛主	(384)
第十六章	怪客苍冥	(411)
第十七章	冷暖人间	(427)
第十八章	夜探候府	(454)
第十九章	岁寒三友	(482)
第二十章	闰房奇遇	(510)
第二十一章	以德报怨	(545)
第二十二章	酒楼风云	(564)
第二十三章	神秘怪客	(592)
第二十四章	奇绝古墓	(616)
第二十五章	黑白双判	(644)

第二十六章	意外之变	(671)
第二十七章	隐现端倪	(699)
第二十八章	逍遥公子	(726)
第二十九章	为了情仇	(753)
第三十章	侠义无双	(781)

第十一章 蛇蝎心肠

独孤青见吕不澜有难言之隐，当下笑了一笑道：“君子不发人之隐，既是兄台有不能说明的苦衷，小弟亦不愿强人所难，这结金兰之义，俟诸来日如何？”

吕不澜似是有些失望，叹口气道：“小弟与兄虽是初交，但一见即尽示庄中秘密，又在舍妹闺房中把酒接待，难道兄弟还会怀疑小弟的诚意么？”

独孤青点头道：“足见兄台至诚，可是西南第一庄中这些布置，却使小弟对吕兄的作为有些不解？”

吕不澜哈哈笑道：“可是觉得小弟这庄中有点邪气？”

独孤青点头道：“不错，君子坦荡，侠主中人，似乎不应该如此。”

吕不澜大笑举杯，一饮而尽，道：“难道兄台忘了金剑令主？小弟既有心与他抗衡，不得不先求自己安全。”

独孤青心中一动，道：“兄台对金剑令主知道多少？”

吕不澜道：“对金剑令主本人所知不多！但他手下人物，却知道不少？”

独孤青道：“是不是金剑七老，医卜星相四大护法，和那五英花令？”

吕不澜笑道：“岂止此而已，金剑令主手下人物，分为明暗两

派，真正厉害的倒不是这些明着的人。”

独孤青一怔道：“暗的是什么人？”

吕不澜故作神秘的一笑道：“就连他本人也是一明一暗，只怕连七剑五花也不知道。”

独孤青一惊道：“吕兄是说他有替身？”

吕不澜道：“不错！金剑令主行事诡异无俦，就连他手下那些见他的人，也不知他有替身。”

独孤青一怔道：“那么吕兄怎会知道？”

吕不澜莫测高深的一笑道：“有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是小弟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如何与他分庭抗礼？”

独孤青想了想，又道：“除此以外，吕兄对金剑令主还知道些什么？”

吕不澜道：“据小弟所知，那金剑令主可能是个女人！”

独孤青点头道：“关于这一点，小弟也曾料及。不然不会派遣五英花令闹得整个武林天翻地覆，吕兄可知她是谁么？”

吕不澜摇头道：“关于这一点，小弟正在调查。”

“难道不会由上一辈成名女人中去推测？”

“兄台认为她年龄很大么？”

“难道她很年轻？”

“不错！二八年华，风姿绝世！”

独孤青大出意外，不由一惊道：“十几岁的姑娘，竟有此超人成就？”

“兄台小弟不也是青年么？”

“武功容或有奇遇，但一个年轻姑娘，怎会有独霸武林雄心？尤其像幽冥七怪那等魔头，居然也俯首听命于她？”

吕不澜笑了一笑道：“难道兄弟这西南第一庄的金庄主，不是一位武林中成名多年，而且平素目空一切的人物么？”

独孤青为之一怔，不由看着吕不澜道：“这么说，吕兄与那金剑令主，同为一时瑜亮了。”

吕不澜自负的一笑道：“但小弟认为这‘一时瑜亮’的比喻，应该是兄台与小弟更恰当些。”

独孤青微微一笑道：“吕兄抬爱，但小弟却无争霸武林之心，不足与兄台相提并论。”

吕不澜哈哈笑道：“以天下武林为己任，以挽救武林颓风，发扬武德为心愿，雄心壮志，说起来比小弟和那金剑令主又高了一筹。若说不能并论，应该是小弟啊！”

独孤青大吃一惊，道：“吕兄怎和小弟有这一番心愿？”

吕不澜笑道：“六神堂中，那黄衫神翁不是深庆后继有人么？”

“吕兄那时也在黄衫神翁庄上？”

“兄台不信么？”吕不澜神秘的一笑，又道：“我还得提醒兄台一句，那位地狱谷的二公主，兄台倒得提防一点。哈哈，她可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在席上我见她眼角含春，眉峰露俏，不断的向兄台逃逗，这一点不会错吧？”

这一下，独孤青不由不信了，对这吕不澜又是凛然一惊，除自己不说，那黄衫神翁和那位二公主是何等成就人物，有人侵入左右，当时竟然一点也未发觉，由此可见，这吕不澜真是一个神鬼未测的人物，无怪他竟想与金剑令主在武林中争霸呢。

心中恁地一想，不由对这吕不澜更起戒心，当下心中略一盘算，若无其事的笑了一笑道：“小弟并未发觉有什么不对？”

吕不澜笑道：“兄台是诚实君子，不为所动倒是真的，这也是小弟对兄台敬羡的原因之一。”

独孤青怕他又提到结义之事，连忙将话题岔开，道：“吕兄适才说金剑令主手下，那些暗里的人更为可怕，可否侦知那些暗里

的人是谁？”

吕不澜道：“目前小弟还说不出他们是什么人？但小弟已侦知，他们共是七人，大约是三男四女，号称三友四艺。”

独孤青道：“何谓三友四艺？”

吕不澜道：“松竹梅和琴棋书画，凡是金剑令主派出外面的人，无一不在他或她们的监视之中。”

独孤青道：“这样说来，那金剑令主门下，无人敢存异心了。”

吕不澜道：“不错！”

独孤青心中暗想：“这一点可就不对了，那桃花令主分明就生了异心，不但在百回谷中，暗中帮助自己，而且还在三义坟前表示忏悔，要是如他所说，金剑令主应该知道才对？”

吕不澜见他沉吟不语，又道：“说来兄台也许不信，以后兄台自会知道兄弟所说不假。”

话声才落，耳中蓦然听一阵叮叮咚咚的悦耳琴声，隐隐由远方传来。

那吕不澜微一凝神，突然眉头一皱道：“糟了，我那妹妹回来了。”

独孤青立即站起，道：“既然如此，小弟告辞了。”

哪知吕不澜却双手一摊，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道：“还来得及么？唉！想不到她回来得恁地快法。不瞒兄台说，舍妹琴声听来虽远，但琴声入耳，人已必定到了院门口，就算我们离去，这一席残席也无法收拾，还是瞒不了她，唉！千不该万不该，小弟一时高兴，也表示与兄台亲近起见，借舍妹闺房与兄台一叙。”

说时，脸上现出一片惶恐之色。

独孤青一怔，心道：“这位吕不澜是何等豪气人物，怎会怕起自己的妹妹来，难道他这位妹妹，是一位母夜叉似的人物么？”

心中正在想，那吕不澜突然隔席一个长揖道：“兄台帮小弟一个忙如何？”

独孤青一怔道：“小弟能帮什么忙？”

吕不澜侧耳听了一下，匆匆说道：“兄台是客人，舍妹自然会客气一些，小弟只得暂时先回避一下，等一下舍妹入房，兄台只是说与小弟是知交，所以小弟才借她的闺房把酒相叙。唉！兄台不知，我那舍妹的脾气，对外人和颜悦色，就只对我这个哥哥，却是从不肯假以颜色，稍拂其意，我的苦头可就大了，兄台若应付得宜，她必然回嗔作喜，只要能博她一笑，便天大的事也没有了。”

说完，又连连作揖，一脸恳求神色。

独孤青心中终才觉有些不对，一阵脚步声，已由楼下传来。

那吕不澜也不管独孤青答不答应，又向他投了一个恳求眼色，身形一晃，人已穿窗飞出。

留下独孤青一人愕在房中，就在他尚未决定应该如何处理目前这尴尬场面的瞬间，楼梯口传来啾啾莺声道：“噢！谁人在我房中？”

只听接他前来的一个女婢应声道：“禀姑娘，是公子和一位朋友在房中饮酒。”

忽听那姑娘厉声道：“该死！公子和朋友饮酒，为什么跑到我房中来了？”

只听那回话的婢女，声音微微发抖的又回道：“是……公子……是……吩咐的，婢子不知道。”

“哼！醉红、飞红，去给我守着房门，不准有人走开，等我换套衣服再来处理。”

独孤青一听口气，这位姑娘果然好生霸道，一定是位蛮不讲理的凶狠人物，无怪吕不澜怕她。

就在此时，红影一闪，房门外出现两个红衣女婢，一个捧琴，一个背剑，像把门将军一般，一左一右，将房门紧紧守住。

到了这种时候，已由不得独孤青有选择余地，干脆坐了下来，等那位姑娘来了再说。

一会儿工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向房门走来！

独孤青不免随着脚步声紧张起来，他一生遇上再凶恶的敌人，也从来没有紧张过。但是今天情形不同，虽说是吕不澜邀他来此，但现在吕不澜走了，反而要他来应付这个凶霸霸的姑娘，万一她真的蛮不讲理，自己岂不弄得下不了台，而吕不澜临走时又千托万托，不忍受也得忍受，总不能让他吃妹妹的苦头，但因此一来，一场没趣是挨定了，所以心中跟着那脚步声紧张起来。

心中正在转念，门外绛衣闪动，现出一个明眸皓齿，眉目如画，风姿楚楚与那吕不澜长得一般无二的姑娘。只是，面罩寒霜，口角含嗔，眉峰挑煞，虽然愠怒，仍有一种清新脱俗，超尘不凡的感觉，令人一见便生好感，并不觉得她是一个凶恶女人。

那姑娘剪水双眸先向房中一扫，并未理会独孤青，却回头向那背剑女婢哼了一声，道：“公子呢？”

那背剑女婢躬身道：“婢子来时，公子已不在房中，想是听见姑娘回来，穿窗走了。”

“哼！他倒跑得真快！”

姑娘再又抬起那盈盈秋水的双眸，这一次却落在独孤青脸上。

哪知目光才与独孤青一接，忽然微微一怔，脸上嗔怒之色立即消失大半，但仍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独孤青忙抱拳道：“在下独孤青，奉令兄相召，在此一叙。”

“啊！原来是独孤少侠。”那姑娘脸色一霁，忽然露齿一笑，口气立变道：“适才不知是少侠在小妹房中，请勿见怪！”

说完，衿衽一拂。

独孤青一怔，心说：“怪啊！怎会这姑娘一听见是我，便不生气了？”

当下忙抱拳还礼，道：“原来姑娘也知道在下？”

那姑娘笑了一笑道：“少侠大名，已传遍西南武林，焉有不知之理。唉！我那哥哥也真是，怎么一个人走了，在少侠面前丢人失礼。”

独孤青想不到一点麻烦也没有，心中一宽，忙道：“在下抱歉，先不知这儿是姑娘闺房，也失礼得很，尚祈姑娘原谅！”

那姑娘抿唇一笑，道：“别人我会生气的，但对少侠又当别论，少侠请坐。”

说罢，缓步走向原来吕不澜的坐前，又道：“既然残席未撤，这儿又是我房中，小妹也应借花献佛，敬少侠一杯。”

独孤青忙道：“谢谢姑娘，这闺阁之中，在下不便久留，想告退了。”

姑娘嫣然一笑道：“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了？少侠忘了我才是此地的真正主人，若不敬少侠一杯酒，岂不是主人失礼？请坐啊！我说过，别人若随便我进房中，我自然会生气的，但少侠是例外。”

独孤青不知不觉的缓缓坐下。

那姑娘又道：“这才对啊！少侠人中之龙，况我辈武林中人，难道还讲究这些俗礼么？”

纤纤玉手，早已举起杯来。

独孤青只得举杯，道：“在下量窄，适才已与令足约定，只饮三杯，既然姑娘赐酒，在下再敬领一杯就是。”

姑娘等他喝干了酒，笑道：“少侠既然能陪我哥哥三杯，为什么只陪我一杯呢？我也得敬三杯才是。”

独孤青想不到弄巧反拙，正想推辞，那姑娘又提壶斟酒，一面笑道：“是不是我哥哥怕我，少侠便认为我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独孤青微微一笑，道：“不错！在下未见姑娘之前，确是这么想！”

“现在呢？”

“当然不是！”

“嗯，那就对了，其实小妹与家兄虽是同母所生，性格却迥然不同，因为家兄许多作为，小妹并不赞同，所以才时常跟他作对。”

独孤青道：“吕兄雄心大志，有何不对？”

姑娘笑了一笑道：“我就是反对他这一点，小妹虽是女流，也读过不少诗书，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武林中何尝不是一样，其实持干戈，卫社稷，那是为国，这句诗写得并不恰当，但为了争霸武林，刀尖舐血，杀人无数，那是为一个人的私欲，这句诗，却又是最恰当不过，因此我才反对！”

独孤青万没想到这位姑娘，竟有如此高深的见解，正与自己的心愿不谋而合，不由对她敬佩起来，忙道：“姑娘真是人间灵凤，单是这一见解，便令在下佩服不！”

“是么？”姑娘又笑道：“我很早就有这种心愿，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纠正武林中为私愤私欲而流血不上的坏风气。唉！可是，竟没遇上一个有这种志向的人，连自己的哥哥，也满脑争霸逞强的观念。现在少侠应该明白了，何以小妹对少侠在我房中，并不生气的原因。”

独孤青暗暗点头，心说：“原来如此？”

于是，两人又干了一杯。

现在，独孤青真是对这位姑娘大为改观。

那姑娘又替他斟上酒，秀眉一皱，又道：“家兄行事偏激，还希望少侠多多感化他。”

独孤青道：“感化二字，吕姑娘太言重了，何况交浅不能言深。令兄既然对姑娘十分敬畏，姑娘应该多劝他才是。”

“唉！”姑娘幽幽一声长叹道：“要是小妹能劝他，还用少侠说么？”

独孤青突然想起，说了这一阵话，还没请教人家，忙道：“在下可以请问姑娘芳名么？”

姑娘脸上掠过一抹羞红，道：“小妹名叫梦菲，做梦的梦，菲菲芳草的菲，要是少侠不弃，就喊我一声菲妹吧！”

虽然，对才见面的一个姑娘，便表现得这等亲密，似是有点过分，但独孤青已因姑娘敬佩，反而不觉得过分了，但口中仍客气道：“在下不敢放肆！”

那知那梦菲姑娘，忽然凄然一叹道：“我知道，一定是少侠还不信任我！”

独孤青道：“莲出污泥而不染，在下绝没那种想法。”

“除非你现在喊我一声菲妹！”

“这……”

“我说如何？”

由于这梦菲姑娘与独孤青志趣不谋而合，独孤青已将她目为一个难得的红粉知己，一方面姑娘那声凄然长叹，以及双眸中企求的眼光，使他大为不忍，虽然事情发生得有些突然，但不知不觉间，已化除了心中的戒备，当下笑道：“既姑娘不弃，在下今后斗胆喊姑娘叫菲妹了。”

梦菲姑娘这才展眉一笑，粉脸微红道：“那我也要喊你作哥哥了！”

梦菲又笑着举杯道：“来啊！我敬哥哥这第三杯！”

独孤青哑子吃黄连，但又不得不举杯。

于是，第三杯酒又喝了下肚！

独孤青杯未离口，耳中突又传来梦菲一声娇媚的呼声道：“哥哥，你快看我！”

独孤青才一抬眼，只见梦菲双颊一片酡红，好像醉似的，忙道：“菲妹可是醉了？”

“不！我要你看我的眼睛，要凝神细看！”

独孤青一时之间，不知是怎么回事，也忘了竹月的警告，当真凝神看去，哪知目光才与她双目一接触，陡觉她双目异彩萦紫，自己神思立即恍惚起来，心中蓦然一惊，可是迟了，好像她眼波中有一股绝大的吸力，牢牢的吸着独孤青的眼神，只觉身子一震，竟自迷迷糊糊的说道：“菲妹醉了，来！我扶你上床去休息。”

“格格！”媚笑绕室，独孤青仿佛听见梦菲的声音道：“是啊！哥哥也醉了，你也应休息啦！”

于是，两人轻轻搂着，并肩走向那张挂着红绡罗帐的牙床！

两个婢女刚将房门掩上，窗外楼檐下，忽然轻轻翻落一条娇小的身影，向窗内偷看一眼，冷然一笑，然后嘴唇轻动几下，返身疾奔而去。

那正在替独孤青宽衣的梦菲姑娘，忽然脸色一变，用力将独孤青向床上一推，低声道：“你先睡，我去去就来。”

说罢，忙又将衣服匆匆穿上，一晃到了窗前，玉手推窗，身形电闪扑出。

两条纤细的身影，一黑一绛，如流星赶月似的，由庄后飞出。

这来人，似是深悉庄中种种阵图，居然对她毫无阻碍。

庄后是一座小山，越过小山，便是一片密林，前面那条黑色身影，回头看了一眼，又是一声冷笑，才钻入那密林之中。

等到后面绛色身影追入密林时，却失去了前面那人所在。

林密，又当天已薄暮，一个人隐身林中，自是不易发觉。

那绛色身影，恨恨的跺脚道：“哼！有什么用，我已知道你是谁了！”

“谁说我躲了！”声音飘渺，好像随风传来。

可是，绛衣人却目凝右侧，冷笑道：“给我滚出来，别认为一点‘飘渺仙音术’，就能骗得了我。”

那飘渺之音仍道：“不错！你既然识得我这飘渺仙音，可见你确实知道我是谁。可是，我目前还不想跟你动手，只想跟你谈谈。”

绛衣人冷然一笑，这一次却向左方发话道：“迷踪鬼影步，并不见得高明，换一个方向，就能逃得过我的耳目么？难道真要我逼你现身？”

飘渺声音冷笑道：“不见得吧？你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

绛衣人身形疾转，纤掌疾吐，一掌向后拍去。

林中荡起一阵如兰似麝的香风，风过处，三丈以内的所有树上的嫩枝绿叶，忽然变成焦黄色，纷纷落地。一转眼，十数棵树木，都变成光秃秃的，好像是一片枯树。

那飘渺声音反而格格笑道：“不错！亲见胜似闻名，枯拉掌果然如摧枯拉朽，可是，威力虽大，对我却没用，依我说，还是省点力气，咱们就这样谈谈，不然，就是把这整个林木全毁了，也休想让我现身。”

绛衣人银牙紧咬，恨恨的哼了一声道：“原来地狱谷的二公主，只会仗着一套迷踪鬼影步，在江湖上混么？”

“怎么说都成！”那飘渺声音又笑道：“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激将法对我也没用，假若你肯平下气来跟我谈谈，我想咱们双方都会有好处，也许不会成为敌人，而变成朋友。”

绛衣人眼珠一转，忽然回身扬起脸来诡谲的一笑，又冷哼一

声道：“你想谈什么？”

“语气和平一点行不行？和平谈判应该客气，是不是？”

“好！咱们好好的谈，但假若你缠着我，而让别人去救人，那是白费力气。”

“这一点我知道！”那飘渺声音又轻笑一声道：“当今武林之中，谁能解得你的‘慑魂大法’，救了人去，还不是等于促他速死么。”

“你知道就好！”

“那么你应该放心的跟我谈了。”

绛衣人冷然一笑道：“我明白了，你要谈的就是那个人！”

“不错，还有那朵玉梅！”

“你想这样谈谈，就能说服我将人和那朵玉梅还给你么？”

“当然没这样便宜，我会出很高的代价。”

“代价！”绛衣人仰天一声脆笑道：“很新鲜，我还想不出有什么会使我动心，愿意跟你谈交换条件？”

“当然有！”

“那就说来试试吧？”

“你到底是谁？”

绛衣人得意的一笑道：“知我的掌法和神功，还不知道我是谁么？”

那飘渺的声音道：“我听人传说，武林中有一个野心很大的神秘女人，会一种神奇诡异的枯拉掌功和慑魂大法，但大家都猜不出那女人的出身来历？”

“你也猜不出么？”

“那还用问？”

“你又怎知传说中的人就是我？”

那飘渺声音脆笑道：“从你跟他见面起，我一直就在留心观

察你，便猜了个八九，适才故意引你发掌，这不就证实了么？”

“嗯！这一点算你猜对了，你既然听到传说，又证实武林中有我这么一个人就够了，何必一定要知道我是谁？”

“不说拉倒！”那飘渺声音道：“你真想在武林中独树一帜，与那金剑令主作对？”

绛衣人诡譎一笑道：“可以这么说！”

“那不就得了！我们算是志同道合，咱们假若携手合作，可事半功倍。”

“这就是你出的代价？”

“是我一生所出的最高代价，纵目武林，除了你，还找不出我自愿跟她合作的人。”

“格格格”绛衣人脆笑道：“你合作的条件，是交换那个人和那朵玉梅？”

“不错！你答不答应？”

“假若咱们谈不拢呢？”

那飘渺声音道：“那你就得想想，你这西南第一庄，我能来去自如，你的神奇掌法，也奈何不了我，从这些事实去推想，对于你争霸武林的大业，将是何种损失？”

绛衣人道：“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是势所必然。”

“你真爱他么？”

“现在远不能说是这么肯定，不过，目前他是我惟一看中的人，在我还没决定之前，谁也不能占有他。”

“这么说……”绛衣人沉吟了一阵，道：“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如何？”

“一天够不够？”

“够了，明天此时此地咱们再谈！我保证在未答复你以前，